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春秋本義卷二

元 程端學 撰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杞音起牟亡侯切

孔氏曰杞姒姓公爵夏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九世成公遷陵此年杞國未知定是何君當是成公父祖也杜氏曰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張氏曰周之三恪國在開封府雍丘縣

趙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不是其專奪雖復本邑亦無異詞葉氏曰凡國曰滅邑曰取無宗廟社稷君長屬之以為己有謂之取公羊曰牟婁者杞之邑也張氏曰征伐天子之權土地諸侯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人又取其地王法所當誅也後倣此穀梁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孫氏曰二年莒人入向天子不能誅故肆然伐杞取牟婁甚之也存耕趙氏曰莒雖小國東夷之雄者也為諸侯害不滅於

荆吳自入春秋未有入人之國者而莒入向未有取人之地者而莒取杞牟婁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使莒恣焉而無忌莘老孫氏曰伐而後言取者先聲其辠以伐之又奪取其邑以為己有也諸侯受天子之地以為國失德於民得辠於君則有黜地之罰降爵之責非天子雖方伯不得擅黜諸侯之地擅易諸侯之封諸侯能有其國不能以其國與人以國與人者猶以為罪況不義而取之乎凡書取者皆辠其擅取諸

侯之地以入於已也又曰春秋強者侮弱大者加小卒然不顧時王之命是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志襲者一侵者六十六取者二十一滅者三十一皆所以示後世王法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州穀梁作祝）

州吁不氏與二年無駭同弒下殺上之名完衛桓公名也左氏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

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弒桓

公而立張氏曰弑逆之事人道之大變聖人於易坤之初六言其理以為臣子而至於弑君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縱其好兵而不知禁公存之時妾上僭夫人失位見於衛詩則亂根之萌乆矣殖之滋長以致簒弑成於桓公旣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由起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貽禍後嗣可謂慘

矣愚謂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孝人而至於弒君不言而辠惡極矣故董子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此弒君之賊人人得而殺之也後倣此○康侯胡氏曰春秋在於端本清源以衛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及猶與也後倣此宋公殤公也遇杜氏曰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程子曰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杜氏曰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存耕趙氏曰清水界齊衛之間張氏曰古者諸侯出疆朝天子若罷朝卒然相遇則近者為主遠者為客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絶慢易也春秋諸侯雖非相遇而欲從簡易則以遇禮相見而不行朝會之

禮故亦曰遇春秋因事而書以譏其非王事出境無國君之禮愚案禮父母之喪斬衰不脫經帶不與人坐宋公居父喪未及期而出境會遇諸侯隱公亦不以其居喪而與之遇皆辠也○康侯胡氏曰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耳簡略慢易莫適主矣常山劉氏曰王室衰微典法廢壞諸侯各逞其欲盟會紛然舍此又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逢

遇春秋書遇者七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孔氏曰陳國嬀姓虞舜之後武王封有虞遏父之子滿於陳賜姓嬀號胡公桓公二十三年即隱之元年也杜氏曰陳國陳縣張氏曰即陳州宛丘縣孔氏曰蔡國侯爵姬姓文王子叔度武王封為蔡侯作亂失國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宣侯二十八年即隱之元年也杜氏曰蔡汝南上蔡縣張氏曰縣屬蔡州胡氏

曰蔡衛稱人微者也後不復解左氏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程子曰摟諸侯以伐鄭固為辠矣而衛弒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此則諸侯與大

夫伐人之國也○張氏曰州吁弑逆内懐見討之懼而欲納交殤公苟能拒其邪説告於王而討之則一舉而父子君臣之倫定中國之禍未至如後日之慘今乃怵於州吁之邪説合陳蔡以助逆賊之黨而首修怨於鄰國於是馮得以自固於鄭而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逆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弑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辯於此役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許歸切

翬羽父也不氏與二年無駭同大夫帥師見二年後不復解劉氏曰會者聚辭也程子曰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伐人其辠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辠均也○張氏曰宋殤陳蔡黨亂賊以虐無辜視弑君之大變其事固屬禽獸所不為者而以為可親魯隱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之人視之為常事宋魯陳衛淪胥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傷世變扶天理之深旨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音卜

公羊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程子曰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杜氏曰濮陳地水名張氏曰濮在曹衛之間穀梁曰于濮譏失賊也左氏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

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陸氏曰凡作亂自立為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言衆所共棄不君之也且無所累也禮記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汙其宮而豬焉○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法雖弒君自立者有人焉以弒君之賊討則雖君不謂君也殺之雖臣不謂臣也于濮者譏遠地又以責衛之臣子也康侯胡氏曰于濮者不

但記地而已亦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辠也夫州吁

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由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

久然後殺之于濮耳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辠

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存耕

趙氏曰州吁弑君而立已踰三時幾免於討矣雖奉

五國以伐鄭而不能定其位未能和其民是國人不

與也董子曰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

守國之政也

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晉

公羊曰稱人衆立之辭也葉氏曰晉桓公弟也左氏曰衞人逆公子晉于邢宣公即位孫氏曰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言立非正也州吁旣死衞國無君故國人取公子晉而立之諸侯受國乎天子非國人得立也故曰衞人立晉○莘老孫氏曰晉國人衆立宜其有得立之理春秋於疑似之閒衆人以為功一時以爲善者聖人必立大辨以正之所以示皇極著王法

也愚謂諸侯之立必嫡長子受命於天子與先君衛桓之後未聞嫡長晉為桓弟使天子詢可立之君則晉在其選況衛桓已死不可責其不受命於先君也但立君之權在天子職在方伯司寇擇當立之君而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正也若衛人自立之則天下無復有共主而君不得為臣綱矣衛人立晉猶曰衛人自立晉矣不辭費而聖人傷世尊王之心昭然可見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朱子曰左氏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射江中蛟之類張氏曰左氏作矢非也

孫氏曰棠魯地杜氏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張氏曰在單州魚臺縣左氏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僖伯稱疾不從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莘老孫氏曰去治所而遠至于棠以觀魚公之動不以禮而從耳目之娛也

○穀梁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孫氏曰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諸侯無非事者動必有為也故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是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隱公怠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者矣啖氏曰凡公行書其事者皆非常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桓謚也衛侯爵而稱公者僭也左氏曰衛亂是以緩獻可杜氏曰衛桓十四月而葬不得五月之正康侯胡氏曰謚者行之跡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失位見弑何以為桓衛本侯爵何以稱公義又見三年葬宋穆公○周持敬曰案春秋見弑之君二十五有書葬者有不書葬者自公穀倡賊討書葬之説而諸儒從之然竟不可通至蔡般許買書葬則又以為聖人宥其辠夫賊討書

葬惟衛桓齊襄陳靈賊不討不書葬惟魯隱閔二公竊謂内不書葬則左氏不成喪之說近之外則或不來赴或内不會葬耳

秋衛師入郕音成公羊作盛

公羊曰將卑師衆稱師郕孔氏曰史記管蔡世家稱郕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文十二年書郕伯來奔則伯爵也杜氏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張氏曰單州任城縣也左氏曰衛之

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未詳信否程子曰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居喪為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義又見二年莒入向○公羊曰曷為或言帥師或不言帥師將尊師衆稱某師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愚謂此舊史之法大略如此然此事本義則在入人之國其他亦各有本義後倣此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張氏曰考猶考室之考成也仲子見元年康侯胡氏曰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别立宫以祀之非禮也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緫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外事則獨奏文樂故

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君舉陳氏曰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别廟非禮也隱改築而用備樂焉禮末之有也是故書初公羊曰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書始僭諸公也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愚謂以諸侯夫人用六羽猶為僭今妾用之聖人所以傷周禮之大壞也○堯俞李氏曰禮喪服小記云妾母不世祭鄭氏釋之曰於子祭於孫止是則妾母之宜祭者由子之為也君既死

則廢之况未為君而有廟乎言仲子正其賤也主書者所以譏隱也孫氏曰天王歸仲子之賵非禮也此又考仲子之宮祭之甚矣夫宗廟有常故公夫人之廟皆不書考仲子之宮立武宮立煬宮皆變常也

邾人鄭人伐宋

杜氏曰邾主兵故序鄭上蘇氏曰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而盟會侵伐以主者先獻可杜氏曰兵者古人不得已而用之春秋諸侯專之不問乎得已不得

已故主兵者首專伐之辠義又見二年鄭伐衛

螟

杜氏曰螟蟲食苗心者公羊曰記災也康侯胡氏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後倣此○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時天下人物皆失其所人倫之逆則至於君篡父弑物理之繆則至於焚丘獲麟悖戾不和之氣上干陰陽天行失其度而日為之食星爲之隕地道反其常而地爲之震山

爲之崩四時失其和而大旱不雨無冰雨雹五行錯其性而大災大水雨木冰以至禽魚草木爲怪爲災則螽螟生蜚蜮有李梅冬實鸜鵒來巢書之所以見人道亂於下而天辰錯於上物理失其常則災異爲之出當時之亂已不可救後世之君尚足爲戒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彄苦侯切

彄名字子臧孝公之子隱公之叔父僖伯也髙氏曰其子臧孫達嗣是爲哀伯自是至春秋末臧氏世預

魯國之政愚謂此記臧氏之始彊之後臧孫達臧孫辰臧孫許臧孫紇魯史記其卒聖人因録之以見世卿之始也大意又見元年益師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康侯胡氏曰圍環其城也莘老孫氏曰守而取之後做此長葛鄭邑杜氏曰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張氏曰潁昌府長葛縣程子曰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存耕趙氏曰郕鄭伐宋宋伐鄭圍邑不能懲忿於

一時而互為報復奚有窮已康侯胡氏曰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春秋志圍四十三伐國而圍邑者四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春朱切左氏作渝

康侯胡氏曰輸者納也平者成也孫氏曰平者釋怨之辭平四年翬會諸侯伐鄭之怨也愚謂聖王在上諸侯無怨可平春秋之時列國兵爭互為釁隙故鄭有來魯輸平之事然其輸平又非有繼好息民之本

心不過為合黨相傾之詭計黨合則天下愈多事矣

○康侯胡氏曰鄭人曷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觧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爾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

輸平者以利相結也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為以利不至於簒弑奪攘則不厭矣故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張氏曰鄭莊不憚屈己求和於魯所以為敗宋入許之權輿魯隱亦入於其術而不悟也君舉陳氏曰書鄭輸平以志諸侯之合

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始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五蓋切

外爲主稱會若此之類是也後倣此杜氏曰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張氏曰襲慶府奉符縣也左氏曰始平于齊也義見元年盟于蔑○存耕趙氏曰齊與鄭爲好宋與魯相睦鄭未合魯故魯無齊好也莊公以隱絕宋使而亟與爲平惟恐失其歡心也故託齊爲艾之盟以固魯之好魯既平鄭又盟齊則宋之交分

矣鄭莊之計行矣未詳是否

秋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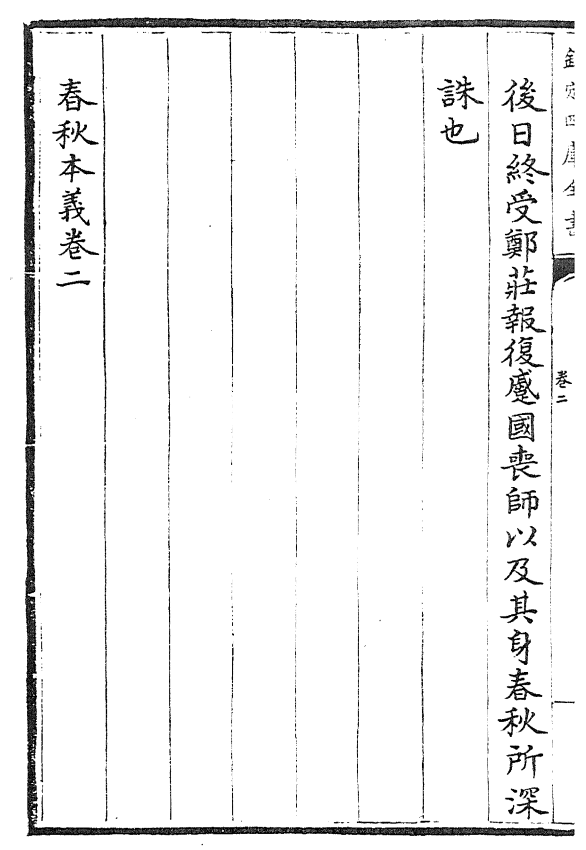
一時無事必書首月者黄氏曰備四時也程子曰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歳也愚謂亦魯史之常法聖人因之耳後凡書四時倣此○存耕趙氏曰春秋無事書首月五十有九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昭十二年書十有二月意者其脱誤歟黄氏曰或不書者傳授脱之愚謂凡夏秋冬無事必書首月本與春無事書首

月同義但春以一歲之始王所頒之正朔而多一王字耳

冬宋人取長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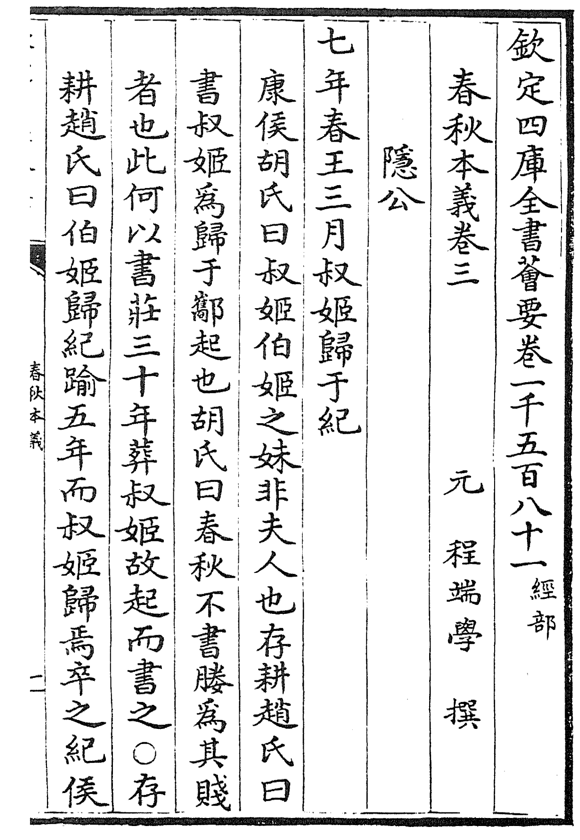
杜氏曰上有伐鄭圍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孫氏曰天子所封非宋可得取也程子曰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辠也宋人强取不可勝誅矣○康侯胡氏曰宋人恃强

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辠著矣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其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案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也張氏曰自圍長葛經年不解志於必取鄭莊不赴於天子方伯同列以求保其土地人民反結交於魯以為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稔禍長惡宋殤雖若得志而



後日終受鄭莊報復蹙國喪師以及其身春秋所深誅也

春秋本義卷二



春秋本義卷三

元 程端學 撰

隱公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康侯胡氏曰叔姬伯姬之妹非夫人也存耕趙氏曰書叔姬爲歸于酅起也胡氏曰春秋不書媵爲其賤者也此何以書莊三十年葬叔姬故起而書之○存耕趙氏曰伯姬歸紀踰五年而叔姬歸焉卒之紀侯

去其國而伯姬葬于齊紀季以酅入于齊而叔姬歸于酅二姬皆不得其所終春秋之法有其終必有以見其始也又曰春秋録紀事何詳也二年書逆女書伯姬歸今書叔姬歸桓五年書如紀六年書會成書來朝庶魯之能救也八年書逆王后于紀九年書季姜歸京師庶天王之足依也魯不能救王不足依此紀所以終困於齊也故終伯姬葬叔姬歸酅書其卒葬以見魯不存紀而二姬失所也愚案二說皆一義

也大義又在王政不綱強吞弱衆暴寡滅國絶世而無所忌憚也各詳見於後

滕侯卒

孔氏曰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於滕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杜氏曰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張氏曰徐州滕縣也程子曰卒不名史闕也愚謂凡此不書葬而亦書卒者蓋因其卒而書之可以考其凡以事見於春秋者實為某侯也觀其書

名可見矣而此則又為桓二年滕子來朝起文也○康侯胡氏曰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倴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赴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

矣愚謂如胡氏說則其後晉侯書卒而不書葬者豈當時魯專事齊而不事晉歟然春秋以實書其事見義者多以不書其事見義者少故未敢必然其說也

夏城中丘

程子曰凡書城者完舊也中丘杜氏曰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張氏曰即沂川臨沂縣公羊曰內邑也何以書以重書也程子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敎化行而

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辠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民力矣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後倣此○孫氏曰城邑宫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廏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而録之然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葉氏曰城郭雖立以爲

國非恃以守國故先王歲因農隙修之於無事之時而城多出於畏齊畏晋畏邾畏莒不然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或過其度未有無故而為也既不能愛恤其民以時舉其政事至而旋為之備以奪其時此經之所以書也程子曰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

矣愚謂春秋不書常事觀程子之説益驗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趙氏曰禮以通好曰聘孔氏曰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左氏曰齊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趙氏曰將國命大夫之事此譏弟也張氏曰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於儀禮之篇詳矣然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有邦交殷聘之禮自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子以魯推之則諸侯蓋

可知矣而齊僖因艾之盟遽遣使于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故覲年之聘則凡春秋書聘可以例推矣書其弟又著齊侯寵愛之私也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禄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公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嫡庶之辨以啓年之子無知簒弒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以著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辯也後凡書聘做此而此又兼使其弟之

一義耳○愚案諸侯雖世繼然其國非所得私也大夫士皆天子之官各司其職不可侵也兄之愛弟秉彞之心人倫之至也使齊侯之弟賢則將請命天子而為大夫矣如其不賢當如舜之處象禄之而不任以政愛弟之道也今僖公過寵其弟使聘鄰國若庶人使其子弟幹父兄之蠱者任使失道而僭亂作書此亦為他日見弑起也同甫陳氏曰此及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諸侯以國事為家事而聖人以國事為王

事未訥趙氏曰弟之書於經者十有二不奔則叛不叛則弒惟齊侯之弟年不叛不奔而年之子無知亦弒襄公而亂齊寵而私之果有益乎

秋公伐邾

公羊曰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高氏曰君行師從不待言也後倣此獻可杜氏曰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盟適足以長亂耳公於元年爲蔑之盟至此而伐之其義自見義又見二年鄭伐衛此則諸侯

伐人之國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天王桓王也凡伯公羊曰天子之大夫也杜氏曰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張氏曰濬州黎陽縣之境聘見前程子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絶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荅失道甚矣○

孫氏曰桓王不能興衰振治統制四海以復文武之業反同列國之君使凡伯來聘桓王之爲天子可知也木訥趙氏曰春秋書天王下聘者凡八責諸侯不朝而坐受天子之聘也隱在位十一年而天王聘魯者二亦何有一介之使如京師以荅天王之勤哉愚謂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張氏曰戎見隱二年或曰此戎州己氏之戎本昆吾

氏之别種周衰入居中國者也楚丘今拱州之楚丘
縣漢為梁國己氏縣此非衛之楚丘杜註衛地非也
愚謂以僖二年城楚丘推之當是魯邑耳以歸以凡
伯歸于戎也程子曰伐見其以衆左氏曰初戎朝于
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賔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
之楚丘以歸未詳信否邦衡胡氏曰桓王不能以信
交於下區區聘魯威令不行戎伐其使先王盛時諸
侯翊戴天子以隆中國之勢四夷請命不暇雖樵蘇

不敢犯況敢伐天子之使乎今至於錯居中土無所忌憚是中國不能攘正夷狄張氏曰天子之使入境而不衛地主之辠大矣孫氏曰録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也黄氏曰凡皆直書而意自明白○木訥趙氏曰古者王臣涖事事畢衛以出境單襄公適陳以聘楚候不在疆宰不致膳單子知陳之將亡今凡伯來聘而魯不加衛戎得伐之以歸所謂司寇詰姦之法安在乎愚謂聖王之馭夷狄膺擊驅逐使各安其所

而已禮義所不加也今使之雜居中國固天子方伯不能攘斥之過魯隱又從而會之盟之引為醜類致使驕矜犯分以伐天子之使書之一見王政之不行二見諸侯之衰弱三見夷狄之縱恣四見地主之不敬王使五見周無死節之臣六見魯之盟戎適所以致寇片言而六義見嗚呼玆其為春秋乎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衛侯宣公也杜氏曰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

亭劉氏曰魯近邑也前說近是義見四年遇于清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宛於阮切祊必彭切公羊穀梁作邴

宛鄭大夫祊杜氏曰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太山湯沐邑在琅邪費縣東南張氏曰沂州之屬縣也入者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愚謂凡言我者魯也內辭也孫氏曰祊天子所封非魯土地鄭不可歸魯不可入也鄭人歸之魯人受之其辠一也

○高氏曰鄭以天子不復巡狩而祊為無用且欲急

得魯援故使宄來歸焉自入祊之後繼好尋盟史不絕書入郜入防悉歸於我終隱之世無釁可覯來歸之意斷可識矣愚謂祊者先王所封先祖所受而與人為締交之具可以見王政衰諸侯恣鄭姦魯貪而宄從君之欲聖人書之為後世戒深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義見三年宋公卒

辛亥宿男卒

呂氏曰不名史失之大意見七年滕侯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

杜氏曰瓦屋周地存耕趙氏曰入王畿而為盟諸侯無忌憚之甚義又見元年盟于蔑○張氏曰此宋衛欲成於齊而齊侯與之盟也春秋之初皆離盟至此三君共要質於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之大國衛亦北州之大國夫民無信不立而三君合以要言宜可因此以率諸侯為講信修睦之事

成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齊魯會防之後齊侯遂從魯以黨鄭又明年與二國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比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為誓而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於瓦屋之盟所以謹世變之甚悼人理之失者可勝言哉君舉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輸平於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是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

盛矣

八月葬蔡宣公

宣謚也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程子曰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義又見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羊穀梁作包

此稱人與元年盟于宿同杜氏曰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張氏曰莒地沂州沂水縣有浮來山張說近是義見元年盟于蔑

螟

義見五年○案三年復螟見人道悖亂而災害複出

民之窮困可知矣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譏世卿也大意見元年益師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曰南氏姓也季字也劉氏曰曷為字下大夫也

天子之下大夫四命義見七年凡伯來聘○存耕趙

氏曰魯隱得國不請命朝聘不至於京師時事不歸於宰旅周室之辠人也王使求賻而不恤王之喪凡伯來聘而不救戎之伐宜加貶削之罰矣南季來聘何可已而不已歟用見王室衰微威柄已去惟持福惠以結人張氏曰隱公十年之閒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周公之冑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以正其國而朝聘之禮不復行於王室於是諸侯視效而王靈竭臣子則象而篡弑萌春秋詳王使

之來以待讀者之自考愚謂兩譏之然本義譏天王之意多而宰咺凡伯南季之為臣亦可知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電徒練切雨雪之雨于付切

高氏曰大者非常之辭說文曰震霹靂震物者雷之甚者也電陰陽激曜雷之光也雨雪之雨孔氏曰自上下者穀梁曰八日之閒再有大變陰陽錯行黃氏曰三月而有大雪又見於大雷之後書之記異也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

也○康侯胡氏曰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挾檄頰切公羊穀梁作俠

穀梁曰挾者所俠也恴謂譏世卿也大意見元年益師卒

夏城郎

杜氏曰郎魯邑高平方與東南有郁郎亭張氏曰郎魯近邑義見七年城中丘○許氏曰七年書城中丘而後伐邾九年書城郎而後伐宋皆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干非時勤衆恃城守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公羊作邴）

此會與二年會戎之會同與六年公會齊侯之會異

義後倣此杜氏曰防魯地在瑯邪華縣東南張氏曰密州諸城縣有防城存耕趙氏曰魯有東西防此乃魯之北鄙近於齊者也程子曰謀伐宋也常山劉氏曰古者諸侯奉天子之命以守疆土治人民其朝聘有時出入有度無非禮者自王綱不振諸侯無法以自守大者糾合其黨以逞其欲小者附從不暇以救其危故列國之會紛然於天下聖人一以王法正之凡書會者皆譏也若夫彼善於此惡有輕重則各存

乎其事其意則直臯其非王事相會聚耳後做此○存耕趙氏曰是會也為鄭會齊將合謀以病宋也魯既與宋絕則與鄭為親齊鄭一黨也前輸平則為艾之盟今受祊而為防之會盟艾魯鄭猶未厚也自會防而後魯惟鄭之命矣伐宋敗宋皆鄭所使一祊之利足以動魯若此愚謂齊僖前年方與宋有瓦屋之盟今復會魯以謀伐宋齊僖之無信猶魯隱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中丘見七年義見會于防○孫氏曰公末年出入無度不顧憂患於内數會諸侯於外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程子曰三國先遣將致伐義見二年鄭伐衛○劉氏曰伐宋敗宋取郜取防滕侯薛侯來朝入許隱公之所以弑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境禍反在内可不哀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古顔切

杜氏曰菅宋地葉氏曰前未有言戰者此何以敗宋師内辭也愚謂亦有他國敗他國之師者蓋多責敗之者之辠也後傚此上言翬帥師而此言公敗宋師者時公後至於師以重書也不言齊鄭獨魯敗之也諸侯擅興師伐人之國而敗其師雖僥幸於一時王法所當誅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古報切

張氏曰部防宋二邑杜氏曰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部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義見三年莒取牟婁此則十日取二邑其罪尤大故書其實以見義焉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氏曰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程子曰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高氏曰宋殤公方喪邑敗師而連兵不已殤公之民於是乎不堪命愚謂鄭結齊魯以伐宋宋結衛以入鄭報復不

已由乎王政不網諸侯放肆此春秋之時所以為大亂聖人所以傷世變也義又見二年莒入向○存耕趙氏曰齊魯鄭伐宋從中丘之謀宋衛入鄭則從垂之謀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羊穀梁作載

存耕趙氏曰戴鄭之附庸杜氏曰陳留外黄縣張氏曰在開封府考城縣孔氏曰地志云梁國甾縣古載國應劭曰章帝改為考城公羊曰因宋人蔡人衛人

之力也孫氏曰三國之師既退鄭伯見利忘義乘戴之弊而取之其惡甚矣○劉氏曰其言鄭伯伐取何甚之之辭也利人之暴乘人之危是以無親於天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公羊作盛

義見二年莒入向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孔氏曰薛任姓侯爵黄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遷於邳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為薛侯小

國無紀世不可知杜氏曰薛魯國薛縣張氏曰國都在徐州滕縣啖氏曰人君相見曰朝受之於廟以重禮也他國來魯朝聘皆書曰朝以朝禮相見也愚謂累數之同日來朝也張氏曰周禮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乃間於天子之事而講之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劉氏曰其兼言之何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趙

氏曰諸侯必有婚姻之好疆埸之理故王者不絶其交焉春秋之代則多自於黨仇矣皆國之大事故君子志之其邪正則存乎其文孫氏曰諸侯朝諸侯斯皆周室不競干戈日尋以大陵小小國不得已而為之耳是故齊晉宋衛未嘗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郳杞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陋兵衆寡弱不能與魯伉也春秋之法非王事不得踰境凡書朝皆惡之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左氏無五月二字時來公羊作祁黎

杜氏曰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張氏曰屬鄭州左氏曰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義見九年會于防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孔氏曰許姜姓男爵與齊同祖伯夷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十一世莊公始見春秋杜氏曰許潁川許昌縣張氏曰潁昌府長社縣左氏曰公會齊侯

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瑕叔盈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辠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戴氏曰鄭處許叔於東偏後十五年復國故書入不書滅俱未詳是否義見二年莒入向○呂氏曰隱公有蕭牆之變而不知方且及齊侯鄭伯入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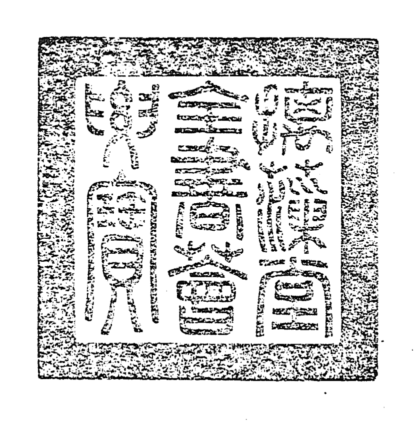
國其不明如是死固宜也康侯胡氏曰隱公即位十一年天子遣使者再而未嘗朝於京師平王崩不奔喪會葬以致求賻擅興甲兵伐邾忽天子封守入祊取郜取防今又入人之國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也然則不善之殃豈特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掩矣故春秋所載是非善惡之跡施設於前而成敗吉凶之効見於後不可不察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杜氏曰實弑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公羊曰不忍言也左氏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義見四年衛州吁事○程子曰人君終

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於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法外言弒內不言弒所以别内外遠凶變養忠孝也左氏曰不書葬不成喪也愚謂大夫專兵擅政未有不弒其君而奪其國者其有存焉者幸而免耳春秋兩書翬帥師於前著隱公被弒於後所以戒後世權不可下移也若魯隱讓桓之事則未詳信否

春秋本義卷三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高毓英